

吳越春秋

六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蠡皆

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

謂大夫種曰孤用

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

音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

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

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

證也願君采心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

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

吳越一

百十九

也

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

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

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

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

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

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

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

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

罪將免者免者免身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

賜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

犬陽畜
豚陰畜

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
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
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
其子欲仕量^平其居好^上其衣飽其食而簡銳
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
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鋪而啜之施以
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
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
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
侯長為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
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
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
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
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
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
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
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

卜之於天吳民既渡沈軍困於戰鬪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

羸音休羸蒲水草羸蚌蛤之屬

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

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

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難動之以怒不如詮

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

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

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

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

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

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

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

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忌其衆不

足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恥也國語註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

衣水犀甲者卜有二萬人徽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甲也周

禮犀甲壽百年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

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

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

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

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

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腹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

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腹兵還不難也不如

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

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

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養有德之臣也

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笠澤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者何至二千

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

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

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

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傳哀公十

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為勾踐十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

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

策謀未足以一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

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

之中國語惟是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

誠聞聞當於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

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

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

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

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

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民所欲去民

所惡烏故切稱其善過切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

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

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

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主帛子女以貢獻

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

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為之始

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音辭不知即無權變之

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飢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

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

乃請八大夫

國語越王乃五大夫問戰矣以而可幸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臯如之屬按此書其

辭大畧與國語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爲八大夫耶

曰昔吳爲不道殘

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

天之中

秉

兵革旣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

胥卽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

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

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

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

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

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

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

應難

去聲

王曰慎哉大夫臯如曰審聲則可戰審

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

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

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

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
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
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
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
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
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今

平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已下國中曰五日之內

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

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下

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

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

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也吾見子於是

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

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

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

敬王乃令大夫曰食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

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

於諸侯功墮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

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
出大夫送出垣及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
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
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
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
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
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
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
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

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

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

蹀摧長惡兮摧戟馭安

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

歿兮所向皆

殂一十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

屠寧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

輓軀

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耄耆莫不悽惻明日復扶

輓軀 輓猛獸陸璣曰似虎或曰似羆羆皆俱切
似狸能捕獸祭天陸佃曰虎五指為羆

蹀蹀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
釋名及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挫於車上使殊離也

馭安 馭音殊兵器詩伯也執安周禮安

行行各努

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

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

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 匿疑當作 惡行去聲不當敵者

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

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

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

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

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

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

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

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平聲甲兵

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

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

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 子養者及其犯誅自

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

得上之死力道見盡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

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龜蟲

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

稱去聲吾意者今龜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為之軼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

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

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

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

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

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

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即甲也周禮兕甲書二

年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

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

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

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

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

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使攻

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

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

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

左傳載笠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敗

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囿

韋昭

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

天大槩與

此略同

曰圍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

記曰笠澤松江之別名

吳越下

百廿九

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不夜

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

故名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

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

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

激飛石揚砂疾於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

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

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

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

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

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

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

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

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

越軍遂圍吳守一斗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一年越圍

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為勾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

三年吳師自績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二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襲其

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

孫駘史記作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國肉袒膝行而前

吳越下 百三十一

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
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
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
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中衷得
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
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
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
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
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

吳越下

百三

吳越下

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
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
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
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
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
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
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

伏劍自殺

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伏之死吳世家云自剄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

立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

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

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致

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

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

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

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越王還於吳當歸

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

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太王之事主問為為當實

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

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

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

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音洛乃命樂

音岳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

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

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

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

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

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

吳越下

百三二

良野

不伐吳人作人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
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
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
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
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
忘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
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
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
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

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
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
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種曰吾
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
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
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
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
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

樂議欲去微倖

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
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盡滅
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
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
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
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
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
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

疏下

三

四

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曰
久臣請從斯辭夫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
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
以侯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
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作當
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侯
時計不數蟪蛄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
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
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俶

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柰何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踈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

吳越下

百三五

種

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今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衛

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前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

氏即有山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

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
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
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和臣忠也
不知臣信也臣誠數_辯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
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
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
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
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王門之第八臣

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
成人惡_大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
食不_身亨_{作亨}哺以惡何_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
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
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
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
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
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
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

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門之第八

辰剋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

剋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

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

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

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

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

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

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當作鑄之劍種

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

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

徐云種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請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智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為說前王於地一謀吳之前人是何言也今死者有知則種之地下何益種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曰笑也

越王焚種於國之西山即龍山

龍山又名種山一曰重山太平御覽曰樓船之卒二千餘人

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無罪成重也

造鼎足之美周禮家人丘隱註美道也疏曰天子有造諸侯已下有美道史衛世家共伯入于臺侯美索隱曰美音

延延其造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關入三峯之下葬

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越日而持種去與之俱

浮於海故前潮水遂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

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邪

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

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

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

王僚傳被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典略曰周有屈盧

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酋矛長崇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益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三百人為

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

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

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成天之日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勾踐

無幾求賢士孔子之奏雅琴也恒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

然昔者天子將見楚簡子聞實而憤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

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陳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出

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及公

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性之死上距夫越王喟然歎曰

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

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

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

木客山去金嶺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家者允常冢也

欲徙

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燔風

燔火飛貌風

也

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

水經註冢中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

勾踐曰

吾前君其不徒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

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

王之命

按史年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言謂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

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

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

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

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

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

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

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

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

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寤疾將卒

通鑑外紀勾踐二十三年薨

謂太

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

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

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

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大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
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
揚不揚卒子無疆彊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
親自勾踐至于親其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
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
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為
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
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十世 無暉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

格當 作稱 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

善返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此書載越世次自勾

踐五傳至王無疆以出家考之則七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
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四王無疆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
無疆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
世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王親歷八

王稱壽一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去琅邪徙於吳爲楚所滅與史世家
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生衆
亡國也又紀年曰王繫三十三年遷于
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
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部學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紹興路儒學學錄留聖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昌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相

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吳越春秋/[漢]趙曄撰;[元]徐天祐音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670-3

I. 吳… II. ①趙…②徐… III. ①中國—古代史—吳國(?~前473)②中國—古代史—越國(?~前306)
IV. K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002247號

ISBN 7-5013-2670-3



9 787501 326709 >

書名 吳越春秋(全六冊)
著者 [漢]趙曄撰 [元]徐天祐音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七·二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670-3/K·1004

定價 一·一〇〇圓